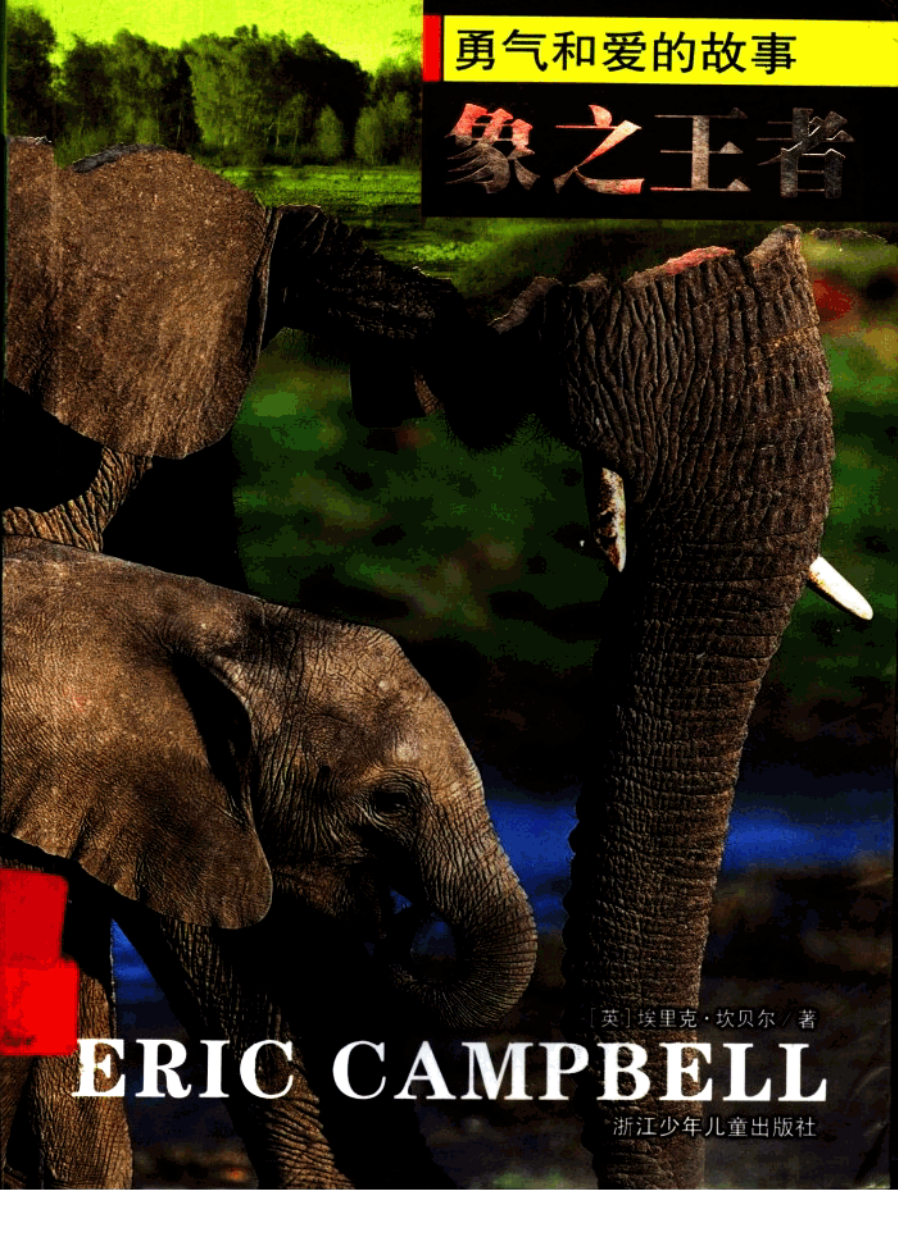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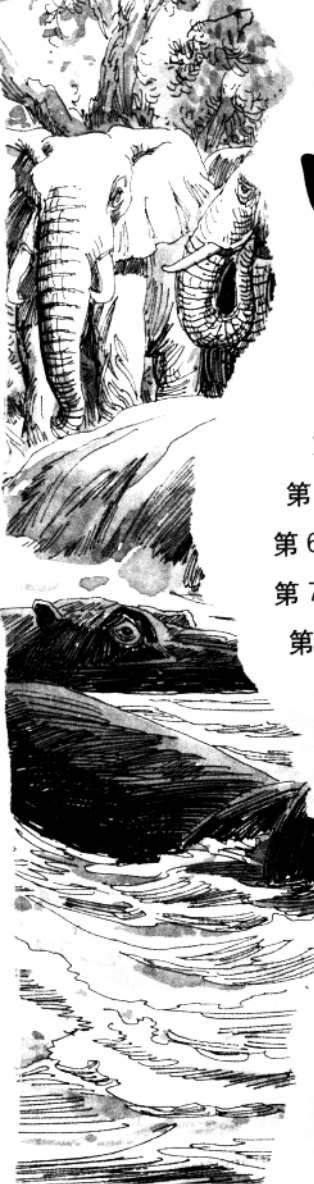
勇气和爱的故事

象之王者

[英] 埃里克·坎贝尔 / 著

ERIC CAMPBELL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目录

第1章 五十年前的记忆/1

第2章 走向非洲/8

第3章 天使和魔鬼/21

第4章 一个影子/45

第5章 象群守护神/59

第6章 伦盖山下/73

第7章 马塞人村落/82

第8章 人和大象/101

第9章 黑夜幽灵/124

第10章 小象诞生/134

第11章 风暴前夕/157

第12章 蛛丝马迹/174

第13章 维多利亚之死/190

第14章 大象的葬礼/213

第15章 罪恶的围困/234

第16章 报复和拯救/243

尾声/282



第1章

五十年前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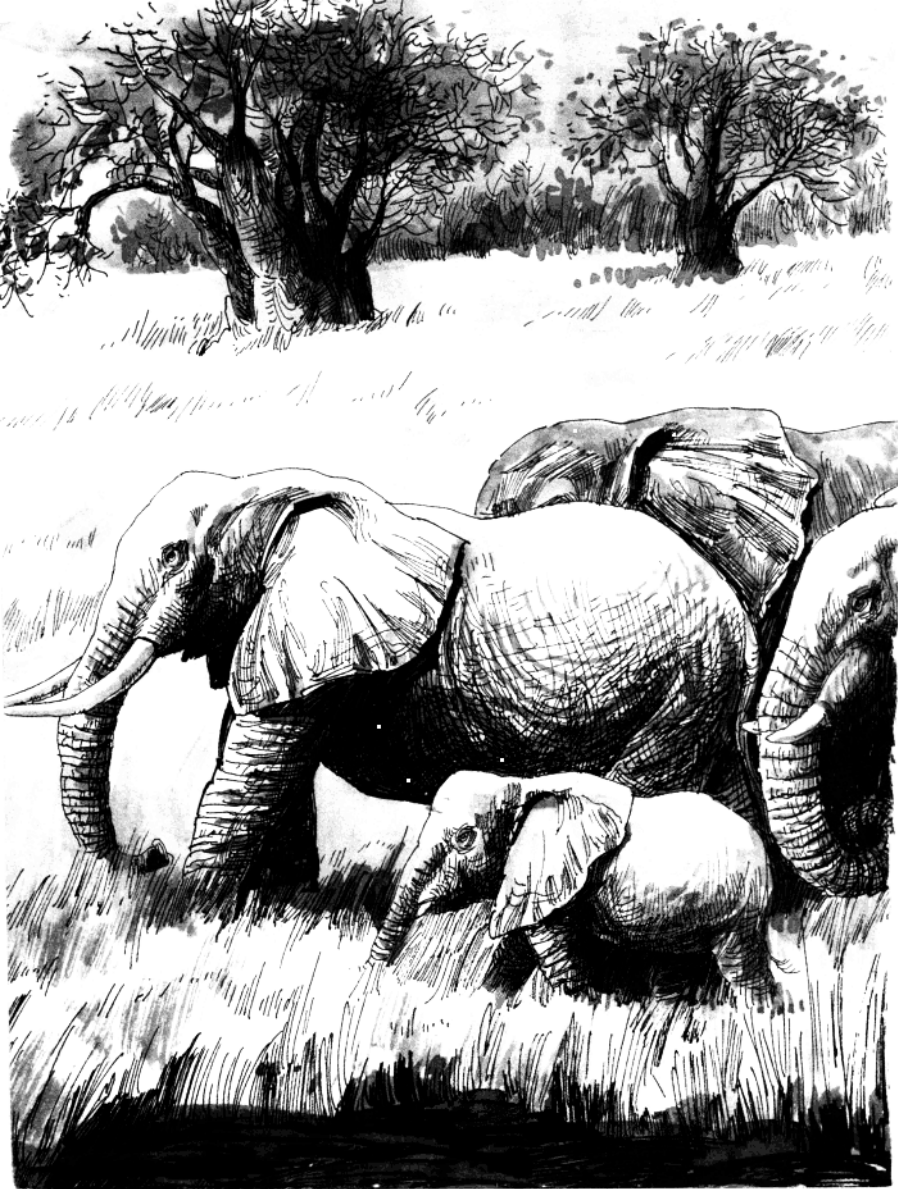
对往事的记忆造就了我们。

我们经历过的事件，无论大小，都在改变着我们。没有一件事会毫无用处，也没有一件事会被真正遗忘。记忆总是储藏在脑深处，等待着被重新激活。

因此，尽管时间会减轻伤痛，缓和恐惧和悲伤，但事发当日的记忆会陪伴他漫长的一生。记忆永远存在，随时会被唤醒，成为一个清晰可见的生动画面。

记忆造就了他的行为方式，指引着他的生活道路。

他们在开阔的草原上不慌不忙地走着，大约二十只一群。当他和别的小象需要休息的时候，大家会





停下来等待他们。等他们休息好了之后，才重新上路。

他不知道他们将去向何方，也不需要知道。他只管走在母亲的身旁，在母亲的影子里躲避早上火热的太阳。和往常一样，母亲和别的成年大象用他们对大地上潜在危险的常识保护着他。

象群走动时总是悄无声息。柔软的土地上，雨后长出了青草。他们的脚擦过散发着香味的嫩草，仅发出极轻微的沙沙声。大草原上的宁静，偶尔会被远处的警示性的哼叫声打破。那是些注意到象群临近而时刻保持警惕的动物，它们估算着象群可能带来的威胁，悄悄地离开了原来的路径。

太阳越升越高，象群开始消耗能量。终于，领头的雌象带他们离开了原来的路径，向位于低矮山丘的小树林进发。当他们接近树林时，领头象发出信号，让大家等着，自己单独进去了。

他们静静地站着，直到那雌象确信周围没有危险，向他们发出信号，才向她靠拢。他们排成许多单行，有的由几只象组成，有的由母亲和孩子组成，从不同地点进入了树林。

阴凉立即让他们从灼人的烈日下解脱出来。奇怪的是，他的母亲并没有停下来享受阴凉，而是继续



穿过树林往前走。

他们来到了树林的另一端，那儿是一个小山坡的坡顶。由小山坡往下就是山脚，雨水贮集在那边一块宽阔的半圆形洼地里，形成一个清澈见底的小湖，在正午的太阳下闪闪发光。

他快乐地小跑着冲下山坡，跪在湖边痛快地喝起水来。其余的小象跟在后面，有的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是否该离开他们的母亲；有的就比较自信，向着山脚猛冲下来，欢快地扎进水里。成年的大象沉稳地跟在后面，同样快乐地浸泡到凉水里来，消除一下皮肤和喉咙的燥热。他们打着滚，泼着水，腾跃着，很快地，整群象都沉浸在欢乐之中了。

忽然传来了一阵喧闹声。

喧闹声越来越大。

这就是那一天致命的、悲剧性的因素——喧闹声。

要是没有这种喧闹声，他们也许能听到由一队深绿色的英国产兰德罗孚越野车发出的马达轰鸣声，它们正从山的另一侧开过来。他们也许能听到它们慢慢地从山后面迂回过来，在树林前面建立起一道致他们于死命的屏障。他们也许能听到打开车门的喀哒声、脚步声和耳语声，还有子弹被推进半自动



步枪时发出的可怕的金属撞击声。

要是没有这种喧闹声，他们也许都已经逃脱了。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于是死神从天而降。

那些人悄然无声地从树林里出来，来到山坡的顶端。第一支枪在谁都没有看见的情况下搁上了肩头。

然后就开火了。

当第一梭子弹射出枪膛时，他和别的象一样，还在快乐地戏水。他突然停了下来，枪声引起了他的注意。其他的象也都停了下来，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都静默着，木然地一动也不动。

寂静仅维持了几秒钟，就被一阵深沉而可怕的惨叫声打破了。他恐怖地看到，一只大象颤抖了一下倒下去，发狂地在水中扭动着躯体。

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只知道突如其来的恐惧攫住了全身，使他本能地摇晃起来。

这一天立即进入嘈杂而迷茫的大混乱。空气被阵阵枪声震裂了，被子弹打进柔软肉体的撞击声划破了，被临死前痛苦的尖叫声撕碎了。

透过嘈杂的声浪，他听见母亲在叫他，就朝发出声音的方向跑去。他在拥挤不堪的象群中看到了她，但他在极力向母亲靠拢时被一只受了致命伤的成年



象撞翻了。这只象正在垂死挣扎中疯狂地打着转。他又一次摇摇晃晃地走不稳路了。这一跌使他喘不过气来，他只好停一下，缓一口气。他母亲开始向他跑来，但不知为什么，她突然停了下来，身体好像被冻结了。在好几秒钟时间里，她维持着这样一动不动的姿势。接着，他恐怖地看着她的腿弯曲下去，轰的一声倒在水里。他向她飞跑过去，推着她，尖叫着要她站起来。

但她再也不会动弹了。

一下子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噪声和恐怖，血腥的气味和受伤者痛苦的扭动，垂死的尖叫和噩梦般的不真实，使他的感觉麻木了。

本能支配了他以后的所有行动。

“跑，”本能在对他说话，“快跑！”

他不知道该往哪里跑，也不知道危险从哪里来。他只是跑，恐惧驱动着他的腿。

他根本没有选择方向，纯粹由偶然带他沿着他们来的那条路回到山坡上。别的象也曾经企图走这条路，可现在他什么也没有意识到，甚至没有注意到他经过了许多流血的尸体。

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尸体，只是向着排成一列的人直奔过去。也许，即使知道，他也不会转向别处。此

刻，他的大脑里除了逃命之外，一片空白。

他来到坡顶，朝树林跑去。他饱经折磨的可怜的大脑完全被搞糊涂了，直到他跑到跟前时，才注意到树林前有一列人。当他最终看见他们时，见到的只是一些瞬息即逝的模糊的影子，正发狂地从他要通过的路上一跃而起，四处逃散。

也许，他根本没有看见一个矮小壮实、长着胡子的男人正站着把枪举到肩上，也没有听到子弹在头顶嗖嗖地呼啸而过。

也许，当他撞到那人，把他像布娃娃那样掀翻在地的时候，甚至没有任何感觉，也没有听到骨头断裂的嘎嘎声和那人被踏倒在地时痛苦的尖叫声。

只是在后来，当那天发生的事愈合成伤疤，而深切的伤痛镌刻进大脑时，一切才被记起来。

这一切将永志不忘，永志不忘。

对往事的记忆造就了我们。





第2章

走向非洲

海勒姆致泰勒

(寄自纽约市昆斯区圣安其罗大院 202 号)

亲爱的泰勒：

你的探险旅行业务进行得怎样了？像我一样容易上当受骗的旅游者仍然在付出大量金钱供你去侮辱他们，并让他们迷路吗？或者，我说的这些话已经人尽皆知了？

想知道点有趣的事吗？上星期布鲁克林大桥上发生了一起撞车事故。“有什么大不了。”我听见你从塞伦盖蒂的深处这样说。好吧，闭上你的嘴，听我说。

一辆出租车撞上了一辆卡车，虽然没有人受伤，但道路被堵塞了。所以显然会有人去叫醒本市一名

无用的警察——如果他们能找到一个的话——来处理这件事。

在警察到来之前，卡车司机钻了出来，开始把一些大包裹扔到那条该死的河里去。在纽约，所有的人都忙得发疯，谁又会去关心这样一件事呢？

很凑巧的是，几天之后，警察在河里打捞一个从桥上跳下去的可怜的笨蛋时，发现了这些包裹，并把它们捞了上来。

想知道里面有什么吗？

只有几副象牙而已。

那么，接下去怎么样了呢？没怎么样。什么事都没有。警察与那个卡车司机进行了“面谈”。他们所谓的“面谈”，就是对人施加压力，直到那人害怕了，被迫交出大量贿赂金。于是事情就整个被忘掉了。他们真是些坏蛋。

然而我没有忘掉在塞伦盖蒂的那一天，当时我们偶然碰上了那些该死的盗猎者和可怜的大象，我不会忘记这一切的。

我将会去私人调查事务所待上一两





天。卡车的主人在曼哈顿有一家店铺，出售家具之类的东西。

这家伙将会受到一次小小的拜访。

我会和你保持联络。

谨此问候。

海勒姆

5月20日

又及：这里有五十块钱给可怜的恶魔本尼，他为你这样的混蛋开车，是应该得到一些补偿。

泰勒致海勒姆

（寄自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阿鲁沙 922 信箱泰勒旅行社）
亲爱的海勒姆：

噢，不。我还以为再也听不到你的音信了呢！

你讲的一切都很有趣，可你要我做什么呢？我想在这里做生意，可总有一些像你一样专找麻烦的“当事人”，使我很难赚到钱。我不能为全世界的大象站岗，所以总会有人在走私象牙。

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吧。

你忠实的迈克·泰勒

6月6日



又及：如果你想回来再做一次探险旅行，那是不可能了。我的生意在今后两百年中都已爆满了。

再附言：本尼为那五十块钱向你致谢。他用这笔钱为越野车装了台录音机。我真想在两天之后把它砸掉。

海勒姆致泰勒

亲爱的泰勒：

谢谢你的来信。很高兴看到你依然是好脾气，并且愿意合作。

想知道些有趣的事吧？

那就是我被逮捕过了。有的人也许会说，这家伙早就该这样。不管怎么说，我是花了两千美元保释金才出来的。

天哪！我们纽约有上百万精神病患者，可他们居然逮捕了我。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天夜里，我去了曼哈顿，找到了那家伙的家具店。那里出售彩色地毯和雕花大箱子之类的破东西。有几件象牙饰品，但不多。我在那一带闲逛到半夜两点钟，然后溜回那家店铺，破窗而入。对我这个身材来说，那窗户实在太小，爬进去可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爬进去了。我在那家伙的办公室里四处看了一下，正当我考虑着从架子上拿走些文件的时候，警笛响了。我想这店铺一定有个报警系统与警察局相连，于是决定离开。但那门是该死的单门锁，打不开。我只好再从那扇该死的窗户爬出去。正当我的身子一半在窗户外、一半在窗户里的时候，警察来了，嘴里还说着“我猜你是大魔术师霍迪尼先生吧？”之类的讥诮话。那一夜他们把我扔在监狱里。

“这么说，”我听到你在讲，“完全失败了。”

不完全是这样。

在我离开设铺的时候，我把一样东西拿到了手上。那家伙的写字台上有一张电话号码卡，我把它抓来了。当我的身子卡在窗户里的时候，因为不想带着它被抓住，就在警察到来之前，把它丢进了那条巷子的垃圾桶里。我知道那是安全的，因为在纽约一个世纪才倒一次垃圾。



我已经回去把它拿来了。那上面有很多号码和名字，都是美国或香港的，对我们或许也有意义。但有一个很不一样。我把它写在下面。

劳伦斯·范德威尔，莫希 6471

莫希，坦桑尼亚

请告诉我，难道他们会在坦桑尼亚开一个家具厂吗？

我搞了一张星期天早上八点钟到达乞力马扎罗机场的飞机票。

请在那里接我，我不想坐该死的坦桑尼亚出租车。
向你致意。

海勒姆

6月23日

又及：本尼，这里有两百美元，向任何需要行贿的人行贿，把所有能搞到的汽油搞来。

刚过八点，飞机就在乞力马扎罗机场降落了。这是一个潮湿而明媚的早晨。刚从有舒适空调的大型喷气式客机中出来，海勒姆就轻轻地诅咒着自己。

“天哪！”他嘀咕了一声，又热又潮湿的空气使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他在飞机舷梯的底部停了下来，调节一下身体，以



适应炎热的气温。昨夜下了雨，地面还是湿的，在朝阳不断升高的热辐射中慢慢地蒸发着热气。热风从南马塞大草原吹来，使蒸汽在乘客的大腿周围打转。他们正在他面前走过，往航站楼走去。

“天哪！”海勒姆又说了一声，“到我这个年纪，应当更明白事理，怎么会跑一万公里来洗桑拿浴呢？我真该去检查脑子了。但愿泰勒这个混蛋没有忘掉我。”

汗水淌到前额，又流到眼睛里，使他看不清楚。他从口袋里抽出手帕，把汗水抹去。

他叹了一口气。

长途飞行使他筋疲力尽，重回非洲的兴奋感也打了折扣。他匆匆看了一下四周，背起沉甸甸的背包，随着人流朝令人胆战心惊的海关和移民局关卡走去。

这里没有多少可看的地方。在晴朗的日子里，乞力马扎罗和梅鲁两座高大的火山峰使这个机场成为全非洲最壮观、最迷人的入口，可现在它们却被低垂的云层遮住了。在机场的围墙外面，无边无际的大草原向四面八方延伸出去，空荡荡的，毫无特色。一度典雅美丽的航站大楼已经年久失修，破破烂烂了。它的油漆已在太阳无情的照射下斑驳脱落。当时满怀希望地建造这个机场，是想吸引花费无度的旅游者把宝贵的积蓄花在这个贫穷的国家里。现在这个计划已经失败。旅游者大部分



去了其他地方。被马塞大草原隔离起来的机场大楼,由于远离城镇,成了被抛弃的落伍的东西,使人还没有进去就已经提不起精神了。

当他排在队伍后面走进移民局窗口的时候,已经发生了几起激烈的争执。其中声音最大的争执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个看上去身份显赫的大块头非洲人,正在对一个不起眼的官员咆哮。海勒姆一面听,一面暗暗发笑。

这名男子没有坦桑尼亚签证,所以不能进入这个国家。那官员礼貌地表示歉意,同时态度坚决地声称,这个问题是无法通融的。尽管那男子是法国部长的一位朋友,尽管他自己就是一个重要的政府官员,正要赶回津巴布韦去,只是需要在这里处理一些重要事务,但他没有签证就没有办法。他必须重新登机,继续飞往哈拉雷。

海勒姆知道这一切全是逢场作戏。他来坦桑尼亚多次了,知道是怎么回事:这是一场被研究透了的虚伪把戏,每个演员都知道自己在戏中的角色。在应有的姿态表演完之后,就是金钱交易,那男子最终会被允许通过。

海勒姆知道自己也会被拒绝入境。那些官员很快就会发现,他的黄热病疫苗接种证明已经过期。但他已经把一张二十元的美钞夹在健康证书里,他希望这会造成官员的暂时性失明。如果他真的遇到麻烦,泰勒也会给他摆平的。